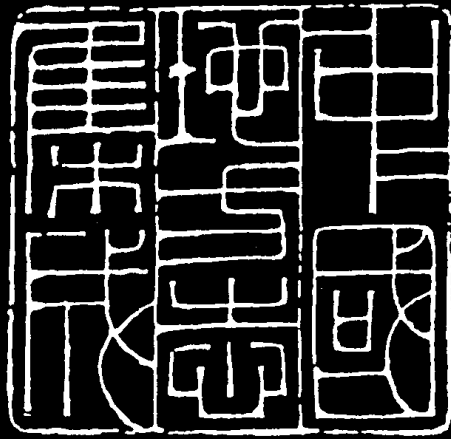


ISBN 7-80519-967-1



9 787805 199672 >



安慶府志序

歲辛丑

皇帝御極之六十載久道
化成聲教四訖遐邇
內外罔弗同風矧皖

隸揚州之域星躔斗
次壤接楚疆禮樂之
所甄陶仁義之所漸
被其山川煥彩民物
滋豐君子詩書閭閻

樂利登史冊而備采

風也亦固其所郡故

有志率多承譌襲舛

不無魯魚亥豕之譏

歷今三十餘年其儲

以待珥筆者不少張
守涖政之暇爰補漏
正訛爲志九爲目五
十有七書旣成呈余
讀之山則天柱之高

水則長江之大雉堞
 關隘星羅碁置田疇
 戶口繡錯鱗披學校
 之科第文章翊彪而
 蓀績人物之男貞女
 潔俗美而風清網舉
 目張條分縷晰彬彬
 乎洵一壺之惇史也
 昔司馬子長成史記
 著十二本紀三十世

家十表八書七十列
 傳自以為成一家言
 而紫陽謂為龍門未
 成之書以其中猶有
 複文及脫遺處也今
 張守為此書其於芟
 繁補缺搜利剔弊顯
 微闡幽庶幾盡心矣
 古者邦國之志掌之
 小史用紀時事即今

郡邑志是而大司徒
掌建邦土地之圖與
人民之數亦皆有志
異日者輶軒下採上
之

秘府襄成大一統之盛
事即以此為嚆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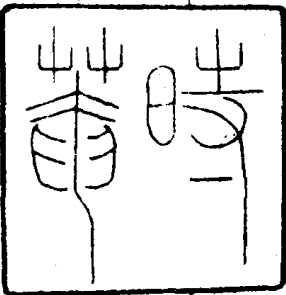
可

者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

丑孟夏穀旦
巡撫安徽寧池太
廬鳳滁和廣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五級鐵嶺李成
龍撰



安慶府志序

皖城爲吳楚接壤天柱龍
眠背枕而臥其面則吞岷
漢滙彭蠡洞庭左右襟帶
固屹然金陵咽喉江介扼
要也自明季寇孽交訐士

民蹂躪歷代紀載蕩棄於
兵燹之餘求其遺事者杳
不可攷證

國朝定鼎累擇守令鳩集是邦
復簡外臺之長駐旄而鎮
撫之芻糧士馬城郭井疆

漸致殷盛蓋國家休養生

息八十有餘年矣於是報
最者採摭殘編上職方之
紀要其間若前守李君毅
可姚君書岑皆有志曩余
以預修方輿路程因得考

其大畧頗知勝概顧猶憾
二志綱目序置詳畧失宜
令覽者不能瞭川原於指
掌燭治理於毫端他日願
得附使輜軒與名公卿重
加商訂誠一國乘之大觀

也歲庚子受

命督學校士茲土驛騎風檣耳

聆目矚每有所睹記而太

守張君適以增修志成乞

言於余余捧而喜曰是余

之夙願也夫夫郡志者皇

輿之分紀卽政治之大端

萬世之信史也士大夫分

符守土低斟淺酌長日局

棋如柳耆鄉李遠輩因不

足以作郡郎或簿書錢穀

汨沒於風塵祇循資格以

希上考其于民情土俗豈

盡關心又安能一一刊布

成書使司牧有所攷鏡且

昭

聖世一統無外之規哉抑余聞

之筆削之際褒貶寓焉春

秋而降涑水綦詳得尼山

心法者惟朱子他若孫盛

之子計及門戶諸葛不滿

於陳壽魏收貽譏於穢史

類皆恣意軒輊顧後瞻前

詎可以傳信是書也煨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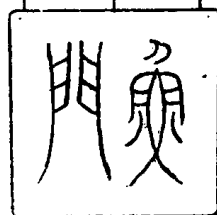
炳炳纖洪畢該真集姚李
之成爲柱下寶藏非余向
日所睹矣張君以名孝廉
尹東阿政成卓異

特簡刺皖爲江南要衝鎖鑰余
不及見東阿之績觀君之

爲政於安慶者可知矣天
下未獲見君安慶之治觀
君一郡之史又可知矣茲
旣謀登剏厠余得於校閱
餘晷質所見聞因援筆而
弁其首

峇

康熙六十年孟夏月江南
督學使者侯官鄭任鑰
題於澄江使院



安慶府志

君子之居官也必盡其事而已矣顧必有無盡之心而後能盡必盡之事乃必盡之事可見者也無盡之心不可見者也然有見之者矣雖不能事事見之而亦未嘗終無一事見之余忝刑官明刑其必盡之事也而刑期無刑則無盡之心也顧其心即刑而在未必即刑而見雖然吾有可

見者焉正不必於刑也吾以感應篇功過格及一切濟人利物之事勤勤懇懇自勉勉人非一日矣有知吾心者此即吾刑期無刑之心與刑俱盡亦與刑俱無盡者也安慶守張君非盡心民事者歟然其以無盡之心盡必盡之事人或未見也吾今有以見之吾于其修志之一事見之夫郡有志志有修其同也而

君之于志有異易曰修詞
立其誠誠先于詞而在詞
之中亦在詞之後吾于此
志獨見修詞之誠焉君之
未爲此志也平日之措諸
躬效諸民者天之時地之
利人物之生遂長養鬼神
上下之昭格爲兵刑爲禮
樂爲簿書錢穀之屬此中
滄桑變故之因革損益是
非得失之去存利害之興
除皆其熟嘗而深悉而猶

皇皇乎不能自己也則修
志之事所起乎迨修之也
以前之言証今之行以今
之行質前之言其熟嘗者
加熟焉深悉者加悉焉而
皇皇乎不能自己者終何
已矣未也其熟嘗而深悉
者其盡行乎其尤慎焉其
有未行乎其周察博致而
次第舉焉蓋其措諸躬效
諸民者非以爲志而適以
爲志後仍以其所爲之志

措諸躬效諸民而志已告
 成而志中之事反若日生
 吾見其誠于此事以務盡
 其事而皇皇乎不能自已
 者終何已也謂其心可盡
 耶不可盡耶余之有取于
 感應篇功過格也其心若
 有同焉顧猶非余一人一
 家之言也君于此志則其
 心無盡而其事滋切矣吾
 將與感應功過諸書同置
 座右寧僅為一郡信史已

哉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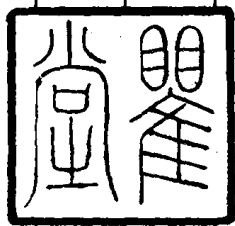
省

康熙辛丑六月上浣江南

安徽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三韓朱作鼎

撰



安慶府志

皖于古爲揚州之地郡舒
所栖至秦漢分立郡國淮
南廬江則其處也安慶之
名始自宋紹興之季年而
府之升由於寧宗之藩舊

元明仍之然自三國六朝
吳魏之紛爭南北之割據
風帆上下干戈日尋寶中
江之巨防焉蓋其地上界
蘄黃下達吳會霍山矗立
天塹順流乃上下江之門

戶其疆里版圖豐儉息耗
關係通省利病非但一郡
已也

本朝削平天下設制府於江寧
而以皖吳爲前後戶分都
御史持節鎮之財賦則吳

爲重阨塞則皖爲要經畫
之道於古尤宜百年以來
道化旣浹山川失險戶口
蕃滋人材間出地志殘缺
烏可不搜討典實詳徵文
憲以紀太平而贊雅化今

鶴城張君之來為守也用古循良為治未幾而上下大和風俗寧一乃慨然載筆從事不亦識為政之先歟舊志卷第失次門部混淆一釐而正之有如所謂文減於前事增於舊者經始於己夷而訖功於辛丑目凡五十又七卷凡三十又二其已勤矣以余作藩於此而請書其首夫古之為吏者入其疆必問其山

川土田人民謠俗然後可以布其令而行其教今得君之志如聚米畫沙不煩按部而千里之廣可徧歷於几案之間何其詳且核歟雖然聖天子親致太平而余與君得吏於此也其可不知所自以盡其職業歟其必按圖而思考志而索詳求夫民生何以遂民教何以興者用以上報

主知而下贊憲治庶為不負此
書也願與君共圖之

昔

康熙六十年歲在辛丑孟

夏月江南安徽等處布

政使司布政使玉融李

馥書

修安慶府志序

今

聖主建極甲之十子之十二始

週自是三皇稱四何可數

計而一德之孚無間遐邇

吏治蒸々輝暎

御屏又可知也維安慶雖處江

介實東南要地

廟謨所注措以謏材謬膺

特簡承乏茲土靖共之報夙夜

惶祇未知所出念蒞任八

年來所自信者安慶之事

如臣一家之事安慶之人
 如臣一家之人一家之事
 何得不事，究心一家之
 人何得不人，切慮以故
 隨事寧人求曲盡乎人之
 情隨人治事求曲盡乎事
 之理一思一筭不敢不徧
 也一言一動不敢不虔也
 一見一聞不敢不精察而
 詳核也即如新志之役初
 意於其中稍，審源流按
 名實數變故以存參考知

所據依為政典權衡之一
 助耳久之而見其中有訛
 亂亥魚不可不正者有缺
 畧不可不補者有今昔異
 同傳疑傳信折衷尚未有
 定而不可不一為割斷者
 非敢借前人之書以有其
 名誠見前人殫心力而為
 此書本欲俟後人時，訂
 正垂之永，以我今日尚
 論得失之心追想古人得
 失寸知之心所為不恨古

人我不見恨古人不見我
 乃我所急欲望之後人於
 他日為我訂正者也先儒
 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
 之更張之者亦務其調而
 已以完琴瑟之美也盖亦
 不得已焉夫郡邑之志差
 近國之有史尤似家之有
 籍一切天文地理人物鬼
 神之故於史為具體而微
 顧史之重在嚴法戒且一
 代自成一書文雖不乏沿

韻而一代是非一書心手
 迥然別矣志則尚悉彼地
 掌故相承為增減而已吾
 於家之有籍而歎克家者
 之為事勞而為心至無窮
 也試觀詩人所云未雨之
 綢繆拮据捋荼之盡瘁推
 之就淺就深勉有勉無甚
 至匍匐允氏皇々同患此
 何如用心哉是故於養於
 教斯事斯育內治外治一
 服食之細一禮數之周控

一錢粟之徃來一草木一
器具一減獲狗馬之屬表
別良楛零星瑣尾必登之
籍非徒以備物亦以生平
智計所竭不忍自棄而貽
之後人俾諳艱難而貞師

守蓋其視一家之人本一
體一家之事本一體之事
有不如是而不得者長民
者之憐々斯志所為相似
乎因是思唐虞之典夏之
貢周之官禮幽詩許大規

摸作用惟是出諸躬歷心
營祈共証其寧人治事之
甘苦至今如告也近如窠
宇廣興等記本末皆無足
觀徒雜舉埤雅世說諸書
以資清談侈淹博彼其書

何係存廢焉凡為之若可
緩而甚不可緩者君子不
敢緩於為之為之若頗易
而甚不容易者君子又不
敢易於為之是志也以民
瘼所關其急者尚多則似

可緩然諸侯去籍孟子傷
 焉蕭相入關先收圖冊况
 周禮邦國之志掌於小史
 一方文獻亦供輔軒之採
 夫為能緩以選材故本第
 加整績則似猶易然史遷
 六集群言而天官曆書不
 免於踈蔡九峯先生將宋
 時河道註禹貢不免於誤
 則提封既廣更閱良久而
 但憑一人一日之諮度為
 信從又為能易是用亟

為乘頃畧之暇兢焉以
 脩辭立誠為根柢而以虛
 以公以慎以彙眾謀而致
 一得焉期無負於事之究
 心人々切慮大不得已之
 隱衷而未卜其有當否也
 他日者保無一展卷而撫
 然也耶爰漫書其概於端
 峯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夏
 五月朔日中憲大夫江
 南安慶府知府鶴城張